

这都不叫事儿

王玉民 著



中国言实出版社

这都不叫事儿

王玉民 ◎ 著



中国言实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这都不叫事儿 / 王玉民著 . — 北京 : 中国言实出版社 , 2014.6

ISBN 978-7-5171-0571-8

I . ①这… II . ①王… III .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 ①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4) 第 099687 号

责任编辑 : 周 晏

出版发行 中国言实出版社

地 址 : 北京市朝阳区北苑路 180 号加利大厦 5 号楼 105 室

邮 编 : 100101

编辑部 : 北京市西城区百万庄大街甲 16 号五层

邮 编 : 100037

电 话 : 64924853 (总编室) 64924716 (发行部)

网 址 : www.zgyscbs.cn

E-mail : zgyscbs@263.net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天宇万达印刷有限公司

版 次 2014 年 8 月第 1 版 2014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规 格 700 毫米 × 1000 毫米 1/16 21 印张

字 数 360 千字

定 价 35.00 元 ISBN 978-7-5171-0571-8



目 录

第一章	时来运转	001
第二章	一支口红	022
第三章	幼儿园里的事	044
第四章	表哥的螃蟹	058
第五章	因祸得福	077
第六章	下乡风波	100
第七章	全是误会	120
第八章	假模范之苦恼	134
第九章	贾惠拍请客	147
第十章	再次下乡	161
第十一章	陪老总进京	182
第十二章	内部谍战	195
第十三章	一派谎言	220
第十四章	调查开始	235
第十五章	有人捣乱	250
第十六章	机会来了	270
第十七章	如愿以偿	287
第十八章	新官上任	301

第一章 时来运转

1

劲风集团总公司机关海边旅游安排在周末，三台大客车将机关人拉到渤海湾一个浴场。此时正值盛夏，海里游泳、戏水的人很多，熙熙攘攘，如同下饺子一般，海水翻着浪花，人在上面浮动。

这个地方贾惠拍最熟悉不过，他父母家离这儿不过几十里地，小时候常到这里玩，那时人没有这么多，海水没有这么脏。

其实，贾惠拍还知道一个嬉水的好地方，从这儿向南二十里地，半个小时的车程，那儿海水既清澈、游人又少，又适合度假、游泳，他每次回家都去那儿玩。可惜公司无人知道，他一个刚调到公司没几个月、新来乍到之人，在公司没有话语权，无人征求他的意见，自然领导说去哪里就去哪里。

组织者规定，现在是中午十二点半，自由活动到下午三点半再集合，一起去宿营地聚餐。

机关人在楼里关久了，如笼中之鸟，见到烟波浩渺的大海，顿时欢呼雀跃，忙换泳装，投向大海。

贾惠拍光脚站在岸边沙滩上，眺望着浩瀚的大海，顿觉心旷神怡。远处，海水和天空合为一体，雾茫茫一片，隐约可见远处有几个小山包，那几个小山包当地人叫指头山，像人的手指竖立在那儿，涨潮时多半淹没在海水中，落潮时便显露出来。贾惠拍生长在海边，水性自然不错，以前来这儿游泳，从岸边游到指头山，往返几个来回不在话下。他猜想，此刻那山头一定有不少游泳好手，心里就发痒，恨不得一个猛子扎过去。

贾惠拍回头，见自己部门领导、公司研究室袁副主任正襟危坐在遮阳

伞下，双手做抱球状，开始发功。袁副主任练的是内静功，现在已经修炼到能自视有一股气流在体内任督二脉间运行，很快就将有一个重大突破，练成小周天。

贾惠拍走上前问：“袁主任，来一趟不易，不下水玩一玩？”

老袁头也没抬，道：“你玩吧，这儿面前就是大海，气场极佳，我就在这儿练功。哦，小拍，可要注意安全。”

“嗯！”贾惠拍答应一声，一个人朝大海走去。

公司换好泳装的同事已跳入海中与众多游客混在一起，离贾惠拍不远，有一个人喊道：“这儿有没有游泳高手，帮一帮我们乔总。”

贾惠拍见说话那人好像是公司办公室解主任，前边那秃顶脑门亮堂堂、腰中套个游泳圈朝大海走去的人正是公司一把手，董事长兼总经理乔正良。贾惠拍以前一直以为他姓瓢，不用说是个旱鸭子，不会游泳。贾惠拍一喜，心想：“到公司后还没有同乔总说过话，天赐良机，何不借教游泳为名，与领导亲近一番？”

贾惠拍疾步向乔总走去，没等他走到跟前，乔总面前早围上几个人，还有两个穿花泳装的女子，前后簇拥着奔向大海。

贾惠拍很失望，想借机给领导拍拍马屁，还没抢上槽。又在人群中寻找目标，看见副总庞一行挎个游泳圈，腆着肚子下了水，两侧跟着俩保镖，有一个人他认识，就是天天陪庞副总玩乒乓球的人事部干事邵文举。

贾惠拍长长叹口气，心说：“得，我是欲拍无门呢。罢了，还是我自己玩个够吧。”

贾惠拍不愿与这么多人挤在一起下饺子，便一个猛子钻进海里，鱼一般向那山包游去。

贾惠拍如鱼得水，专门往浪花里钻，转眼工夫游到手指山。小山上没有那么多游人，只有几个游泳好手在山上手舞足蹈，放情嚎叫。

贾惠拍脚踏礁石，登上石山的最高点，眺望无际的大海，心旷神怡。受众人的渲染，他跟着大声嚎叫。“啊——啊——啊——”贾惠拍要將到公司之后的所有郁闷之气全部释放出来。

贾惠拍是托人走门子，费好大力气才进入总公司机关。他本想大展宏图，有一番作为，却被闲置起来，被放到一个成立几个月，一点工作都没

有开展的研究室。他能不郁闷吗？

手指山山腰的几个人本是一伙，见有生人在他们头顶嚎叫，扭过头来看。有一个人认出贾惠拍来，原来他们是一个村的老乡。

“喂，怎么是你，贾惠拍？”

贾惠拍听见有人叫他名字，将头转过来。这几个人都只穿一条游泳裤衩，赤条条的，不细看全都一个模样。仔细辨认，真是一个村子小时候一起玩的发小，臭蛋、嘎子、栓子，还有表哥廖立柱……贾惠拍惊喜道：“太巧了，怎么会在这儿遇到你们？”

贾惠拍忙从山顶连蹦带跳地来到他们身边，几个人热情地聊起来。

发小们告诉贾惠拍，他表哥廖立柱在开发区办了一个海产品加工厂，效益不错，几个小兄弟都在工厂打工。今天老板给他们放假，大家一起到这儿来玩耍。

廖立柱长得人高马大，雄壮黝黑，比贾惠拍大七八岁，为人仗义，聪明有主意，小时候是村子里的孩子王，大家都愿意跟他玩。他当了几年兵，复员后开始创业。贾惠拍自念大学便跟伙伴们分开，来往很少。见立柱哥身后一个四五岁的男孩，浑身赤条条，连裤衩都没有穿，正专心在礁石上捉小螃蟹。知道这是立柱哥的儿子叫泥鳅。他说道：“表哥，你现在算是成家立业了，我在城里混不下去，就回来投靠你，给你打工。”

廖立柱哈哈大笑，道：“小拍，你可别，我们这些小兄弟就你一个人在城里大公司工作，见多识广，我还想求你帮忙在城里打开产品销路。”

贾惠拍苦笑道：“我在劲风公司不过就是一个小职员，什么能耐没有，不如我在城里开个专营店，专门经销你们的海产品。”

廖立柱道：“那可大材小用了，你就帮我打开路子就行，其他的事我自己干。”

“对呀，以后谁找我们麻烦，就提贾惠拍，一定好使。”几个小兄弟七嘴八舌道。

儿时的朋友聚在一起，总有说不完的话。大家聊会儿家常，又扯开嗓子唱起歌来。唱的都是他们小时候常唱的那些歌曲，如今十多年过去，虽然老掉牙，仍旧觉得很新鲜。大家扯开嗓子嚎叫，惊飞一群海鸟。

唱累了，表哥廖立柱道：“小拍，离家这么近，不回去看看，咱姨、姨

夫知道，还不骂死你？”

贾惠拍摇头，道：“没时间，回不去。”

又有人对贾惠拍说：“小拍，你现在进了劲风集团，是我们这些发小的骄傲，上岸请我们吃大排档吧。”

贾惠拍干脆道：“好哇，大排档算什么，找个高级馆子请你们吃大餐……”

这时，飘过一块云朵，遮住日头，天空顿时暗下来，贾惠拍忽然想起，公司规定三点半钟岸边集合，光顾和兄弟们玩耍，竟把时间忘记了，心中一惊，忙问：“现在几点？”

2

大家都光着身子，谁也没带手表，摇摇头。廖立柱望眼天空，道：“估计快四点吧。”

贾惠拍失色道：“坏了，我们集体活动，定的三点半集合，晚了要挨批评。等我回来探亲时再请你们。”

贾惠拍说着急忙下山，又回头道：“你们去市里玩，到劲风集团找我。”便一头扎进海里，飞鱼般朝岸上游去。

廖立柱对几个小兄弟道：“天不早了，我们也回吧。”说着，唤过儿子泥鳅，夹在腋下，朝海里走去，几个小弟兄紧跟在后面。

此时，已是下午四点十分，浴场中刚才密密麻麻的人群转眼间消失得没剩几人。劲风集团总公司机关九十多人早已换好衣服，齐刷刷地站在岸边，焦急地向海中眺望。

本来规定三点半钟集合，现在已经过去半个小时，清点人数却少一个人，研究室的贾惠拍、就是那个新来的小胖子不见了。浅海处戏水之人屈指可数，大海深处雾气茫茫，什么也看不清楚，贾惠拍会去哪儿？莫不是出了意外……

“贾惠拍，你在哪里？集合了，贾惠拍……”九十几个人一起呐喊，呼唤的声浪随着波涛传向大海，转瞬又消失在浪涛中。大家的嗓子都喊哑了，

还是不见回应。

人们的心渐渐沉重起来，最着急的莫过于董事长乔正良。

说心里话，作为上万人的公司首长，他并不太愿意组织这类活动。他什么都不怕，就担心出点意想不到的事情。机关人散漫惯了，坐在办公楼里，穿上工作服，个个像模像样，一出大楼，便原形毕露，不服天子管。耍酒风、吵嘴、骂人，什么事都可能发生，传出去不好听，影响公司形象。怎奈机关干部一再要求，几位副总也提意见，他才同意以机关工会的名义组织这个活动。他每天有忙不完的工作，本不想参加，眼不见心不烦，可副手们提出一把手不参加这样亲民活动，会影响大家情绪，便硬着头皮来了。这要是回去少一个人，对上对下如何交待？不管是谁的过错，作为公司的老总、一把手，都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乔正良面对无边无际的大海，原本笑呵呵的脸阴沉得要下雨。丢人、丢脸，飞来的横祸，你说倒霉不倒霉。这个贾惠拍是什么样的人？他好像没有见过这小伙子。有点印象的是，那天给一个贫困户捐款，名单有一个贾惠拍，捐五十元钱，与处长们一样多，记在处长那一栏中，公司里还有些议论。其实，他对贾惠拍这种打破机关陋习的作法很赞成，想找机会表扬一下，可这人怎么就不见了？

公司办公室主任解传游、公司研究室副主任袁仕仁来到乔总身边。乔正良没有说话，站在乔正良身旁的副总庞一行却绷着面孔批评起解传游来：“老解，你这组织工作有问题呀，研究活动时，我一再强调安全第一，责任要落实到处室，哪个处室出问题，追究处室领导的责任，现在出这么大漏洞，是怎么落实的？”

当着公司机关干部的面，解传游挨庞副总一顿批评，脸忽地红到脖子根。他是公司办公室主任，兼任机关工会主席，享受副总待遇，是这次活动的直接组织者，出了问题追究起来是他领导不力，挨批评自然无话可说。可这个庞一行作为分管工会和研究室工作的领导，出人命也有不可推卸的领导责任，自己不作自我批评，光批评别人叫他心里很不痛快。解传游没接庞一行的话，面向乔正良，安慰道：“乔总，您放心，这贾惠拍不会有事。年轻人刚进公司，组织纪律性太差，我们以后一定加强教育。”

袁仕仁觉得贾惠拍这小伙子平时稳稳当当，从没有叫他操过心，没想

到居然丢这么大人，脸上冒出汗珠来，插嘴道：“是呀，乔总，你放心，贾惠拍说过，他长在海边，会游泳，不会出啥意外。”

解传游试探着劝乔正良：“乔总，我看这样等下去不是个办法，要不大家先走，我和老袁留下等小贾？”

这个浴场属海湾市地界，有劲风集团一个分公司，分公司领导接到总公司机关来旅游的通知，自然要全力搞好接待。接下来的会餐、联欢，都由分公司一手安排，刚刚打来电话，催问他们什么时间到。

乔正良瞪解传游一眼，冷冷道：“少一个大活人，你说这饭怎么吃？”

解传游无言以对，乔总有大将之风，态度一向和蔼、谦逊，还是第一次见他这样说话。

“等，都在这儿等。”乔正良的态度非常明确，找不到贾惠拍谁也别想走，休想吃饭。

乔正良又把目光转向袁仕仁，一股怒火直往脑门上窜，原本青亮的光头变得通红，张嘴要狠狠训他一顿：“你这个老袁像什么样子！整日什么事没有，部门就一个兵还带不好。”可又觉得在沙滩上众目睽睽、声色俱厉批评一个下属有失自己身份，又把话咽回去，转身沉默地眺望大海。

众人见老总发出话来，不见这该死的贾惠拍，谁也休想走，更别想吃饭。于是无人再敢吱声，默默地眺望大海。

贾惠拍，你个混蛋王八蛋，你在哪里？你是不是喂了鲨鱼、乌龟变成王八蛋？你要是再不出来我们都要饿昏了。公司人心里骂个喋喋不休。

忽然间，贾惠拍如一条大鱼钻出水面，湿淋淋地向大家走来。后面不远处，跟来几个人，有一个黑汉子腋下夹着一个孩子。

“贾惠拍，你太不象话，没见过这么多人在等你？你还有点组织纪律性没有，这是集体活动你知道不？”解传游不等老总们说话，劈头盖脸地批评起贾惠拍来。他要把乔总、庞副总和所有人对他的怨气全都转嫁到这个小伙子身上。

“真是的，现在的小年轻一点规矩不懂，一个人贪玩，耽误大家时间，还让人担惊受怕。”

“是啊，这样的公司干部什么素质，太差劲，他是从哪里调来的……”

众人七嘴八舌，数落开贾惠拍，那样子要把他五马分尸，然后一人一

口，将他吃掉，才能解心头之恨。

贾惠拍呆若木鸡，自知罪恶滔天、十恶不赦，不知如何是好。

3

乔正良没有吱声，这回他算认识这个贾惠拍，一个看似木讷老实的小胖子。真是太不像话，应该好好教育他。可这儿不是上课的地方。教育一个人不是单凭几句话就能奏效，要作深入细致的思想工作。有什么事还是回去再说吧。他默不作声，转身要走。他这一走，别人就会跟上，让一段不愉快的插曲消失掉。

这一切皆被贾惠拍的表哥廖立柱和几个小兄弟看在眼里。

廖立柱心说：“坏了，小表弟要遭殃。这帮人太过分，不过是游玩时晚回来一会儿，值得如此兴师动众、声色俱厉地损人？”他心里琢磨着怎么帮帮这个老实的表弟。眼珠一转，计上心来，他转身对身后小兄弟嘀咕几句，然后夹着儿子泥鳅紧走几步，对众人道：“喂，哪位是领导，我要向你们反映情况。”

众人刚要走，听到有人喊领导，见刚从海里上来一个大汉，腋下夹着一个赤条条的孩子，那孩子两条腿还是乱蹬乱踹，不知要干什么。

贾惠拍更是奇怪，心说：“表哥这是怎么了，要搞什么乱？”心里砰砰乱跳。

廖立柱夹着泥鳅走到众人面前，将孩子扔在沙滩上，道：“各位领导，向你们反映个事情。这孩子是我儿子，我们几个大人往手指山游泳，我叫他老老实实待在岸上，不要乱动，我们一会儿就回来。可这小兔崽子不听话，看见我们下海，就偷偷地跟在后面。孩子虽然会些水性，可人小力单，体力不支，游到一半就没劲了，不住地呛水，手脚乱蹬，我们谁也没有发现。眼看就没命了，是你们这位小伙子发现我垂死挣扎的儿子，救他一命。没这小伙子，我儿子就喂鱼了。你们说我该怎么谢谢这年轻人？我问他是哪个单位的，叫什么名字，他闭口不答，转身就游走，我们跟在后面追到这儿。你们谁是领导，我爷俩给你们磕头。”说罢拉过儿子就要磕头。

贾惠拍一听这话，心中大惊：表哥这是唱的是什么戏？看他撒起谎来

面不红心不跳，如真事一般。听家里人说，泥鳅这孩子水性好，这么长的海面游个来回不在话下。表哥为救自己编出这些瞎话，别再弄巧成拙，欲盖弥彰，我就罪加一等……

可岸上人这时有谁能想到大汉会是贾惠拍的表哥，他说的竟是瞎扯的谎言？

乔正良见光屁股孩子跪在自己的面前，鸡啄米般磕起头来，壮汉子也要下跪。这还了得，立即走上前来，扶住廖立柱，道：“使不得，使不得，千万使不得。小朋友你也快起来。”他一肚子气全都消失殆尽，蹲下身去抱那顽皮的孩子。泥鳅身子一滑，转身藏到爸爸身后。

“喂，你们这哥们好水性，见义勇为，舍己救人。好样的，应当表扬。”贾惠拍的几个小哥们装作不认识他，在后面七嘴八舌的添油加醋。

乔正良笑逐颜开，双手挥起，道：“好好，大家放心，回去之后公司一定好好表扬小贾同志。他做得非常好，我们全公司都要向他学习。”乔正良扭头拍着贾惠拍的肩膀，道：“小伙子，做得不错。”

乔总这一拍，贾惠拍顿觉一股暖流涌进心窝，脑子“嗡”地天晕地转，嘟囔道：“没有，没有，没有，我什么都没有做……”

贾惠拍是个老实人，他想说：“乔总，他是我表哥，他是信口开河，胡说八道，压根就没这么回事，您别听他的话。可这样，不但把表哥和兄弟们都出卖了，公司人还会继续纠缠回来晚的原因。老总不会再拍我的肩膀，而改成扇我嘴巴子。那岂不成猪八戒照镜子，里外不是人。”他舌头一转，话变成了：“这没有什么，不过是一件小事。”

此话一出口，贾惠拍脸臊成大红萝卜，等于承认海中救人这回事。正如所有见义勇为英雄们那样谦逊：“这是我应该做的，谁见到都会这样做，小事一桩，不值得一提。”贾惠拍刚从海中出来，头发还在不停地滴水，他忙抹了把脸，谁也没有注意他脸上颜色的变化。

公司的人见贾惠拍承认有这件事，还谦虚地说不过是一件小事，实在是为劲风集团争了光，觉得刚才是错怪他，转而纷纷夸奖起来。

庞一行上前对廖立柱等人道：“朋友们，我们是劲风集团总公司的人，谁遇到这样的事，都不会袖手旁观……”

这话廖立柱不爱听，打断道：“这位领导你说得不对，我儿子说，他身

边还有好几个人游来游去，他死命叫喊，谁也不理睬他。只有你们这位同志，品德高尚，舍身救人。兄弟，别人奖励不奖励我管不着，我得奖励你，我的衣服呢？”廖立柱转身假装问身后的弟兄。

庞一行道：“这个你们放心，我们组织上知道怎么对待见义勇为的同志，小贾同志不会收你的钱。”

乔正良说话：“你们看，我们庞总说了，出了这样的事，公司会认真表扬这位同志，你们就请回吧。”

解传游上前介绍道：“这位是我们的乔总，那位是庞副总，我们公司的主要领导，你们就放心吧。”

廖立柱心说：“戏演长难免露馅，目的达到见好就收吧。”于是说道：“行，你们是外地的吧？哪个单位的，回头我写封表扬信寄过去。”

“好哇，我们是劲风集团总公司，你写信寄给我们，把整个事情经过写下来，我们要奖励这小贾同志。”

乔正良说到这儿，解传游手中的手机颤动起来。他扫了一眼，是分公司于总的电话，他们等急了，又来电话催促，便向前对乔正良耳语。乔总拍下贾惠拍的光膀子，道：“快去换衣服，我们要出发了。”

贾惠拍此刻心情复杂极了，瞅表哥和几个兄弟一眼，不知应该跟他们说些什么好。头一扭，急忙跑去换衣服，然后随一群人上了大客车。

4

晚宴安排在满天星宾馆大厅，酒席以海鲜为主，味美而丰盛，可贾惠拍如同嚼蜡，一口也吃不下去。表哥一通胡说八道，他瞬间成了救人的英雄，叫他心里很不舒服。这岂不是在光天化日之下骗人吗？他从来没有做过这样的事情。可是，转念又一想，今天若不是表哥和几个兄弟解围，我贾惠拍还不知让全公司人奚落到何种地步，沙滩上要是有一个洞也能钻进去。想到这些，贾惠拍释然了，庆幸今天能在茫茫大海之中碰到表哥，有这样巧遇真是上天有意帮我。天意呀，天意。我就顺乎天意吧。他抓起一只大海螺用牙签挑里面的肉，津津有味地吃起来，在家里时候他最爱吃这东西。

乔总给各位机关干部敬酒，几位副总还有分公司领导相陪。每到一桌，乔总说些大家工作辛苦、感谢工作支持之类的话，亲切地与各位碰杯，然后象征性地抿一口酒。

到贾惠拍这一桌，乔总一眼认出贾惠拍来，轻轻拍着他的肩头，道：“你是刚才海中救人的英雄，我心中有数。好样的，我先单独敬英雄一杯。”

贾惠拍臊得脸绯红，忙起身站立，又像作了贼一般，慌忙将头低下。

贾惠拍和乔总碰罢杯子，道：“谢谢领导……表扬，您多保重，我一定努力……工作……”他紧张起来不仅结巴，还语无伦次，不知所云。但他懂得一个基本道理，酒桌上说不好话关系不大，但酒一定要喝好。他一扬头，“咕嘟咕嘟”，把满满的一杯白酒喝得一滴不留，众人齐声叫好。

分公司于总心里很喜欢这个胖乎乎、不爱吱声吭气的小伙子，亲切道：“小伙子，听你话声，海蛎子味特浓，怎么像我们这儿的人？”

贾惠拍道：“报告领导，我正是咱海湾人，家在十三里铺。”

“哦，我们还是老乡。哪天请你到我们分公司作场报告，讲一讲你舍己救人的事迹。”

贾惠拍一听这话，惊出一身冷汗，心说：这都是哪儿的事，救人不过是我表哥的恶作剧，我对你们讲什么？讲我在什么情况之下行骗的？这不是要我的命吗？

他不知如何回答于总，乔总替这个木呆呆的小伙子回答道：“这个问题，我心中有数，总公司会统一安排。”说完，他们就到下一桌敬酒。

贾惠拍望着领导们的背影，记住乔总又一次说心中有数。他这话是什么意思，能有什么数？是知道我海中救人是假的，回去之后找我算帐，还是要提拔重用我？贾惠拍心里很是迷茫。

乔总敬过酒，各桌人便开始相互敬酒，来来往往，大厅顿时热闹起来。大家敬到贾惠拍这一桌，免不了要与见义勇为的英雄喝上一杯。贾惠拍因为有与乔总干一满杯的先例，就不要再推辞，只能硬着头皮碰杯，然后往肚子里灌酒。

贾惠拍原本有些酒量，不知喝进肚子多少酒，居然没喝醉，直喝得热血沸腾，精神焕发，异常亢奋。他不再去担心那个救人的谎事。事情已经过去，就像一件泳衣，从海中出来就把它脱掉，谁也不会再想到它。他反

倒频频出击，主动去与别人碰杯、敬酒。

这一切都被公司办公室副主任杨涛看在眼里。他很喜欢这个胖乎乎、老实又能喝酒的小伙子，有心将他招到自己手下工作。公司办公室虽然两位主任都是男人，但工作人员女多男少，阴盛阳衰，许多事情得他一个副主任身体力行，主动去做，累得脚打后脑勺，还不得好，常被主任批评，说他不会调动大家的积极性。他早就盼望着能有个听话能干的帮手。

杨涛坐在贾惠拍的上司袁仕仁身旁，想与他喝一杯，借着酒劲，合计着把贾惠拍弄到办公室工作。老袁推说他正在练功，滴酒不沾，敬他烟也不吸，杨涛只好自喝自抽，探着袁仕仁的想法。可杨涛说话袁仕仁就是不接茬，环顾左右而言他，让杨涛很是恼火。

袁仕仁不想耽误贾惠拍是事实，他同贾惠拍说过，让他去找领导，早点调出研究室，去哪个部门都成，就是到一个分公司从最基础干起也好，心里就是不愿意贾惠拍去办公室工作。办公室是什么地方？都是些跟在领导后屁股后面转的人。尤其这个杨涛，成天东一趟、西一趟，吃吃喝喝，没一点正事，跟他能有什么出息？两个主任一个比一个猴精八怪，心眼太多，贾惠拍人老实，跟他俩非得学坏不可。袁仕仁便将杨涛拒之于千里之外，杨涛说什么他都摇头，只是一句话：贾惠拍这孩子太老实，不适合办公室工作。

杨涛连连碰壁，心中恼火，道：“老袁，你说这话我就不爱听，办公室什么工作不适合他，你天天在屋里打坐，抱着一个球，人家来几个月一点正事没有，就适合？太荒谬了吧。”

袁仕仁见杨涛揭研究室的短，辩解道：“研究室有事没事，是怎么一回事，公司谁不清楚，那是我老袁说了算的？得得，你别跟我说这些，人事的事都是领导们定，何况你我都是副职，瞎操什么心？”

杨涛听出袁仕仁意思是怪他瞎管闲事，不服气道：“那咱可说好了，我去跟乔总说，你可不要挡路。”

“废话，领导发话我能拦住？”老袁知道杨涛在吹牛，他一个刚提拔不久的副主任，跟乔总能说上这事儿？至少得办公室主任解传游向上申请领导才能考虑。

杨涛与袁仕仁话不投机，便想直接探探贾惠拍想不想到办公室来工作。

他端着酒杯起身走到贾惠拍身边，与贾惠拍碰一下杯子，亲切道：“小拍，酒不能这么喝，跟谁都干，得喝多少酒？咱公司这些人，你越给他面子，他越欺负你。来，咱哥俩沾沾嘴唇，意思一下。”

贾惠拍认识这个杨副主任，他分管食堂，中午在机关食堂吃饭时常见他倒背着手，笑眯眯地到各餐桌征求意见。“伙食怎么样？有什么要求，尽管吱声，还需要点啥？”贾惠拍已经喝得太多了，杨涛这么说他自然求之不得，便与杨涛碰了杯子，抿了一小口。

两人喝过酒，杨涛一手搂过贾惠拍的脖子，贴在他耳旁说：“我跟你说了个事，你有点准备，过几天我帮你调到办公室来，咱哥俩在一起工作，对你进步有好处。”

贾惠拍一听这话，忙挣开杨涛的手，见杨涛一脸真诚地看着他，立刻喜笑颜开。办公室是什么地方，在领导眼皮子底下干活，进步最快。去那儿工作的人，得久经考验、领导相中，他想都没敢想过。贾惠拍一激动，道：“那太好了，谢谢杨主任，您随意，我再干一杯。”说罢，抓起桌上的酒瓶给自己满上一杯，一扬头，又全喝光了。

这时，贾惠拍发觉衣兜里的手机不停地颤动。他的手机既有铃声又设置振动，餐厅里人声嘈杂，没有听到铃声。他掏出手机一看，电话是表哥廖立柱打来的，立即紧张上了，像作贼怕被人发现似的，急忙跑出餐厅接电话。

“小拍，我打半天电话，你怎么才接？”廖立柱不高兴地问。

“表哥，正吃饭呢，餐厅太吵，没听见。”

“怎么样，那些人没再难为你吧？”廖立柱声音里透着得意。

贾惠拍四处看了看，无人注意，手捂着手机道：“没有，表哥，你不该编那个瞎话，要是让人……”贾惠拍看见有人出来，立即停下话。

“怎么是瞎话？这事天知地知你知我知，再就是几个小哥们，他们不说有谁知道。看你们公司那些人，一个比一个凶，晚回去一会儿就要把人吃掉。你担心什么？事情应付过去就没人再提起。”

“表哥，你是不知道，酒桌上大家拿我当见义勇为的英雄轮番敬酒，快给我灌趴下了。”

“哈哈，还有这事？我知道你的酒量，你要是趴下，他们全都卧倒。小

拍，适可而止，哪天有空给我来电话，帮我商量办销售点的事。”

“行，表哥，那我进去了。”贾惠拍挂断电话回到餐厅。

贾惠拍手记

由于表哥恶作剧，我莫名其妙成为见义勇为的英雄。为此，我心惊肉跳好一阵子。这事本身就有太多的漏洞，要是有人认真追问表哥几句准会露馅，可能是大家都饿了，急着去吃饭，才无人细想。

我本是一个诚实人，不能说从没有撒过谎，比如跟女朋友红辣椒，小谎没少撒，多是善意谎言。但从没有当着这么多人撒过如此弥天大谎。当然，表哥这样做也是好意，怨他不得。但愿这事就此过去，谁也不再提起，谁要是再提，我骂他娘。

会餐时，办公室杨涛副主任跟我耳语，说想办法调我到办公室工作。那可是个好地方，我要是再待在研究室非得憋疯不可。可是，我与他没有过深交情，不知他是真有此心还是说说而已？一般而言，酒桌上说话是认真不得的，杨涛姑且说之，我且听之，不必往心里去。

5

从海滨旅游回来，一晃几个月过去，贾惠拍调办公室的事再无人提起，一点音信没有。贾惠拍心说：我没有猜错，杨涛就是一个顺嘴胡说的人，不必当真。

贾惠拍所在的研究室由于成立得晚，办公室不好调整，就安排在六楼办公。资料室、档案室没有办公处室，又常常锁门，这层楼平时只有老袁和小贾两个人。

袁副主任静功一练就是两个多小时，用他自己的话说，得练一个时辰才起效。贾惠拍无事可做，就看老袁扔给他的那几本公司文件汇编，翻来覆去地看，将桌上的几本全都翻烂了，总公司机关工作职能、各主要处室的职能权限，看了一遍又一遍，最后竟能一条条地背下来。

贾惠拍是个记性不错之人，念书时就善背课文，先秦诸子百家、唐诗宋词，一篇几千字的文章，一字不错地背下来不算难事。